

改

亭

存

稿

改亭存稿卷之三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驤上服父重較輯

記

行人謝君使楚記

國朝親王薨例命文武臣各一員主墓祭期年  
再期之祭行人主之蓋定制也正德辛未行人謝君  
使楚四月壬午發舟時群盜陸梁道路阻畏士夫  
舟往往遭困切予時以憂南奔得附君舟頗自危君  
怡然不以爲意曰有命焉丁亥抵直沽群盜先二日  
就擒君顧謂予曰異乎京師所聞天久不雨聞河水  
告乏丙申過東昌邂逅吳侍御貴德謂南旺水且涸

足脛來徃弗通予方以爲憂君怡然不以爲意曰有  
數焉安知天不降霖雨乎已而山水奔潰河頃刻泛  
溢官民舟不相病君顧謂予曰異乎侍御所聞然山  
東盜賊與官軍遇於谷亭殺傷甚衆出沒不常士夫  
舟仍停泊不敢前途中偶出一二騎輒張皇以爲賊  
且至君獨安坐讀書酌酒同行諸君皆異之君笑而  
不言辛丑過谷亭壬寅過沛及徐群盜斂迹舟人得  
免標掠之禍咸歸美於君君畧無德色徐曰偶然耳  
夫子嘗數四還徃京師寇竊阻滯之患有所不免苟  
幸而免焉亦未有偶中機會如今日者今君臨不測  
之險若履坦途遇必不可進之地若升虛邑始而

不見其有憂終而通也不見其有所喜窮通得喪一無所動於中君可謂有養之士矣乎執此以驗君則茲行主祀事於楚也必不辱 天子之明命指日登要津綜理天下事必有大過人者君諱階字立升號竹石以名進士任今職出江右鉅族云

### 湖石記

予近得太湖石數拳不甚奇然草草樹之中庭豐腴瘦削各自獻狀晨起或月夕玩之亦自有趣味可刷俗慮蓋湖石有二種其一沉水底者爲波浪撞激有自然之巧其次則埋山根湖之人掘得之亦有巧者間施斧鑿工初出土色黃雨露濡洗久之成青白色

予所得者此種也客有過予見之者 此旱石也狀  
粗而直庶蓄之何爲余笑曰昔李 云苟適吾意  
其用則多故玄晏好書稽中散 酒靖節好酒奇  
章公好石白樂天謂石不若 與酒之有文與  
聲與臭味也而好之適意而已予之蓄此石亦適吾  
意而已何以奇爲予不聞朱劉金者乎好蓄奇石構  
之費千金世號菱溪石其後子孫微弱石散爲他人  
有歐文忠公見而有感作菱石記以表其事以警夫  
好奇者於乎石爲物最號堅久今日蓄之較頑奇而  
計工拙以上下其直他日子孫賢則賞鑒之餘一思  
前人否則曳置他人庭中有惡其重而厭其高者矣

客大笑而去

徵善記

君子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斯二者天也作善而得殃者百無一二作不善而得不殃者亦百無一二或有之亦百之一二耳吾於姚君世寧徵之君世居甫里樹德脩行能忍能屈人或負之虐之亦直受不報庶幾乎南方之強者年弱冠贅於同里朱朱性頗難事而君承之以溫謹終得其心成化間從朱貿易廣藩君以小艘渡巨港渡者衆舟莫能勝且下流如箭舟覆盡溺隣舟有少年馳百步許投釣急流曰用命者觸吾釣而君衣適當其銳獨得生自以爲平生無

是險矣弘治己未君從予家歸道經吳淞江舟抵江岸忽大風作舟人傾水中俄見一虎咆哮至舟與君相去咫尺君度力不能支神散膽落昏瞶莫省虎且視且攫移時始去舟人皆謂君爲虎所負而君亦自謂負於虎矣已而得無恙若有神相之者夫水善溺虎善噬觸之者無生理間有生者亦必勢緩拯急者可圖亦百之一二耳況於巨浸滌漚猛獸耽視之際倉皇失措雖有智力亦不可爲矣今世寧於不可爲者獨能爲之遇習坎而不陷履虎尾而不咥豈孔子所謂暴虎憑河之徒歟曰非也天也謂非世寧作善之徵不可也因記以揚之

# 遊牛首山記

正德丙子二月十有三日刑部主事呂仁卿偕士人  
管清之楊文遠約予遊牛首山兒子築侍行先是嘗  
聞牛首之勝欲死馬獨馳登絕頂卧而觀焉以快素  
心未能也茲乘興與諸君南出鳳臺門予乘竹兜與  
仁卿先行二十里至鄭氏墓小憩寺中主僧白雲出  
梅花詩數首閱未畢諸君次第至相與啜茗看花掬  
泉予賦詩贈白雲南行五里度嶺達弘覺寺二井有  
亭扁曰白龜池虎跑泉迤邐至方丈循東廊攀石登  
觀音閣直抵舍身臺俯視下方目眩心怖還至憑虛  
閣看梅各賦詩授主僧本實復就方丈飲飲既半月



色朗朗可掬又乘興出至梵率巖巖石突出如龕空洞可容予與仁卿相勞綠石竇入洞中趺坐呼酒大酌清之輦歌聲起巖下此景最佳處也西至辟支洞洞深窈中藏辟支石像索酒更酌就醉予與仁卿宿玄鏡房推牕見脩竹淅淅有聲焚香擁被再賦詩授玄鏡十四日早起乘烟霧未散望諸峯矗矗如筍獻竒聳怪不可名狀已而日出西經禪堂有旁室闔門小竅中日射浮圖影倒垂似鏡以手掩竅則影沒獨指爲異主僧設饌臥雲堂食畢出寺而南山路陟峻下臨懸崖可千尺諸君皆舍馬步五里至獻花巖相傳爲唐僧顥庸所居有烏獻花故名巖側有幽壑

南有屯雲亭北上至聳翠亭仁卿倦不能進予偕諸  
君登芙蓉巔望長江細若一線千峯萬岫若列拜俯  
聽獨牛首昂然相峙下望祖堂云有佛牙尚存諸君  
亦稱倦不能進予獨往覓佛牙長二寸許更出唐高  
僧袈裟工緻不可言蓋千餘年物也復至獻花巖飲  
既畢寺僧索詩且出喬白巖登山詩讀之予因賦一  
律荅其求再過無邊風月軒還過鄭墓白雲迎候道  
左予與仁卿立談茲遊之樂薄暮入城

### 遊鄭氏園記

同年尚寶卿劉君克柔迎養其尊人友桂封君於留  
都封君癖嗜山水公卿縉紳厚克柔者擇山水佳處

持斝酒邀封君往焉而克柔未嘗不待行父子朋友  
之情藹如也今年三月望后一日予偕諸君厚克柔  
者擇鄭氏園持斝酒邀封君往焉園在通濟門南三  
里高柳百株環四週柳下築平壙可一尋壙內樹蔬  
韭其半栽花竹行列整整壘奇石爲山巒嵒若頽領  
斷齧渠流橫遶直引秦淮黛蓄管停清冽徹底兩岸  
夾蘭芷郁郁亘以小橋橋之北建半園亭四面推牕  
花香草色雜集中裾諸君次身奉卮酒爲封君壽歡  
笑酬酢禮意和洽歌聲清越酒半酣客逗遛循橋而  
西列胡床柳下壙上且歌曰酌封君頽然就醉克柔  
每顧封君懽顏則喜色可掬若將婆娑起舞然者亦

就醉顧謂予曰柳子有云蘭亭之勝不遭右軍則清  
湍脩竹蕪沒空山矣今日之會未必非茲園之遭也  
予不可無記予應之曰君之言是矣抑末也茲遊之  
樂不在地而在人傳曰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  
信乎朋友矣今君見信於朋友相與積誠蓄敬以尊  
尚封君則君之能順其親有足徵矣是則可記之大  
者君固畧之耶君笑曰子言良是子言良是乃各賦  
一詩而別與斯遊者王君德馨陸君翼之尤君宗陽  
易君士美徐君子美與予爲克柔同年沈君子公汪  
君德聲爲同鄉云

玄都偶會記

會出於偶者多勝出於偶天也若以人力邀致而後得者雖勝非天也故不得謂之偶吾蘇麗城二縣曰吳曰長洲地大物繁號難治今河南李君文極四川高君公次咸以進士分宰茲土予嘗慕二君爲人而未能一致溫欸延緒論爲歎正德丁丑九月十日予抵蘇寓福濟觀小飲待月俄二君偶至月色射池亭明明可掬亭扁曰洞天深處道士指扁處爲都玄敬少卿舊寓時玄敬已乞閒僻居光福深山中歲不一再入城長洲君方論玄敬之高其人不可少頃之玄敬至自光福二君以爲異乃更呼酒談詩論文玄敬鑿鑿道說所歷名山佳勝聽之不知倦酒旣半登玉

虛樓倚檻嘯歌忽道士作樂樓下聲韻清切神思飛  
逸恍在蓬島中不復知有俗累予因起沈爵進三君  
而告之曰今日之會樂乎予四人者年有長少地有  
遠邇官有仕止不假宿約而偶會于此非天平會出  
於偶故樂樂出於天故勝苟用意矯致闐然而集闐  
然而散求一餉之樂如聚蠅蚊爲昔人之所譏者其  
於今日之會何如也三君曰善盡量劇飲於是各賦  
一詩以遺道士明日予爲之記

遊月山記

嘉靖戊子六月十又三日予偕張天方周鶴村顧梓  
齋張碧崖之蘇爲月山之遊至則天方桴齋以事歸

予三人方在去住間忽毛生瞻甫載酒邀於中途而  
王玉井徐子仁繼至乃相與登舟薄暮泛虎丘前谿  
月色爛如銀盤撒去蓬蓋仰見星斗俯水顧影鬚眉  
可數高樹生蔭清颼降暑巾屨使適絺葛輕爽真一  
時勝境也山僧思遠仰雲出候水濱供茗酌再至半  
塘寺寺僧復具酒豪飲盡量乃就寢時漏下已四鼓  
矣夫遊莫難於山水之蕪得予五人之約久矣咸謂  
借月以增山之勝而不意水之勝獨多於山天方桴  
齋二公每擅場風致中而不意茲遊竟以事沮予三  
人以公之去興已告索而不意三君爲我續興盡  
之賞蒐奇挾勝得乎赤壁之真快嘲風弄月得乎東

山之風味高情逸韻得乎盤谷之間雅狂吟浩嘯得  
乎竹林之豪放而又節之以禮飾之以文不敢自肆  
以取任情之譏亦可謂善遊矣是爲記

### 可琴記

予友倪君德成謹恪人也與予輩六人交君獨長癯  
而髯衆皆譴之君欣然受之推爲長者予輩皆以次  
從仕君獨黜於有司鬱不得志別幾廿年歸則君一  
翁矣自號可琴蓋君於寂寥幽閨之中無可以語心  
事者不得已焉而托之琴一日予訪君於舊廬求君  
一鼓南薰之操君入室抱一琴甚陋旋拂積塵且茂  
絃予訝問之君曰淵明有琴而無絃吾方寄趣於琴



吾何以絃爲子不見今之人乎貴富者出一言則以爲希世之音和者群然諛辭滿前貧賤者則反是吾之琴雖製出孔列絃合文武聲和陰陽可以上下鬼神感動天地以吾之賤且貧也吾鼓之雖傷指禿爪如弗聽何又一年再訪之問其琴則曰已易薪米矣予不覺失笑君又曰世無知音伯牙絕絃吾方以琴爲長物吾何以琴爲子又不見今之人乎惟紛華是逞日趨榮利如蠅之攢臭死而不悔而恬靜幽閒之士爲衆所擯棄至是不跡其庭若相免然其所好在鼓吹一部吾之琴聲雅而淡且以吾衰遲無用之人撫之誰則聽之余曰然則何以爲可琴君笑荅曰琴

在吾心予喜其言之快吾意也漫爲之記

示築兒記

築兒幼多病將期出疹甚密兒醫楊民欽視之病轉劇見者皆曰不可起民欽與予素厚竭力救藥無一應旦夜泄五十餘度民欽亦曰增此不可起一日張德聲來問偶曰疹勢甚類丘師賢予得太倉周良弼者起之予遂與俱入城浼師賢往速良弼至則曰尚有生理良弼與予兄同飲製劑命福兒煎之福坐睡藥沸半福忽起將傾以水良弼叱止之嘆謂兄曰此即幾危以頻泄更飲以水死可必矣幸而中止天也既而易劑弼曰服此減泄之半乃可生是夜果減半

自後服輒效蓋周之技專於疹其功固多而民欽之  
用心亦爲真切故予之感民欽不減於良弼焉德聲  
之功固不可泯師賢無素雅乃肯冒暑遠行予之感  
師賢不減於德聲焉疹旣全愈越一年得驚風疾日  
就羸憊雖善食食則隨泄腹脹足浮予益以爲憂一  
日楊美之來訪見而嘆曰此子殊類吾舅王某之子  
請藥於錢氏瞽目老乃得愈明日之蘇果遇瞽目老  
甚見敬禮屢築於內室妻妾視如已子湯藥飲食俱  
出已貲而不甚責報居半月疾去十五六自後每病  
輒往求治七歲外始無憂色嗚呼前危於疹而德聲  
挽其生後危於泄而美之指其迷非人也天也予歎

記之以示不忘諸姻友之心而因以示築使知七尺之軀成立之難不可不爲父母惜也

### 廣東道題名記

同寅熊君士勉雅朴好文各道有題名碑碑各有記君每至輒諦視熟讀予詰其故則曰某承乏廣東道方將有此舉凡某所欲言諸君皆預述求其所以少變其說者久而未得柰何予笑曰諸君所迷得無以某忠其佞爲說乎曰然得無以某也可師某也可戒爲說乎曰然予曰然則君之記有說矣諸君之所指者皆以前輩爲言今君獨以前輩自處而求所以作則於後輩者何如耳必反而思之曰吾之居是官也

將忠而可以爲法者乎將佞而可以爲戒者乎抑非忠非佞無可師無可戒依違苟且隨逐行隊汎汎碌碌循默以充位者乎因名以責其實因外以求諸中因人以省諸已因後以謹於前則知實者名之主中者外之標已者人之的前者後之準而凡所以脩其身者自不容於不慎矣然則茲石不獨爲君之盤銘而豈非後來者之永式哉矧君清才雅質足可召荷茲又奉 敕巡遠藩將大有施設其所以作法於後者異於人多矣奚必較計文字句讀之間以求勝乎哉君謝曰某不敏不敢辱吾子之教請刻之以爲題

名記

都察院提牢廳題名事宜記

南京都察院司獄司提牢廳舊有題名碑同年朱世光記之詳矣今 皇帝繼統剏故剏弊萬政一新自府部諸司而下咸有興革罔敢弗循罔弗敬且畏吉安王公以右都御史來主院事松滋伍公廣平胡公副之同心一德順承休美凡院事無巨細搜閱立欸昭揭左右以圖永式武進曹君時用時有督獄之責承三公之意條列獄務之宜者以告三公曰可又謀於同寅僉曰可君乃買石書名氏前記所未及者洎事宜並鐫而虛上方委走爲記走惟上焉者不作則下之人何所承下焉者不承則上之法何所用故古

之論治者必曰有是君有是臣而後有是政豈虛言  
乎哉今以 聖人在位作則萬方將以率下也而三  
公承之三公能順 天子之則舉而敷之內臺而曹  
君承之 君之令行於臣上之行效於下令之者不  
取必承之者不取悅不謂之治世之象吾不信也走  
嘗閱君之所謂事宜者簡而當曲而中嚴肅慎密之  
中而每寓乎寬仁惻怛之意蓋所謂仁義並行之術  
酌量調劑輕重不爽其用心亦勤矣後之督獄者其  
毋輕視而易處之求君之用心以期不負于三公不  
負于 明天子斯可矣若夫名氏之列詳於前記故  
畧之

泰來堂記

予久處順境不知有逆意事嘉靖丁酉春隰火盜禍甚慘邑大夫楊侯痛念斯文之厄捕治頗嚴一巨猾以數人赴愬侯信而鞠之偶有以疾斃獄者事中惡少挾之以制侯敢肆欺侮予多方解之未幾先室范孺人亦以此致疾鬱鬱而卒惡少因乘危伐喪率無賴數輩訟及予家然上官皆知其誣事雖得白而所費不貲其志愈肆群吠豕鬪虎視之欲無厭內外姻友畏其口械默坐視甚至有藉兵資糧以免禍者漏言獻策以助虐者予與兒子築甃然相顧風雨同舟寂寥共榻更無一人肯爲援手嗚呼可謂否之極矣



順受者三年惡少以罪抵獄脫桎梏遜去其父狡獪  
過其子百倍然無能爲亦逮繫其親信二友數其惡  
暴之官其妻子離散其業日就衰廢予家喜無事舊  
產尚存十五又得一孫岐嶷可愛而元儒又以禮經  
魁多士向之陰助惡少者稍稍有溫語以人事占之  
似泰將來之時矣故於新構範兒村居名之曰泰來  
堂且爲記之非敢以自幸也所以示範兒使知父兄  
集蓼之艱人情反面之險不可以不警也夫天之禍  
福於人皆本於自致予昔也以不德致否則今也當  
以脩德保忝彼惡少者顧不爲益友乎哉易曰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小子其念之

緩默齋記

昔西門豹性急嘗佩韋以自緩孔子見三糊其口者  
嘆曰古之謹言人也故曰萬言不如一默然則緩與  
默皆古人所尚而性之急言之多未嘗不以爲病予  
之病多矣而於斯二者爲甚故於小齋以緩默名之  
亦佩韋糊口之義也所謂緩者非遲慢怠忽緩不及  
事之謂也寬裕以湏之從容以應之安處徐發而吾  
之正不失焉所謂默者非蓄姦匿詐之謂也因問而  
後荅審實而後語而又不取言人之不善緩寡悔默  
寡尤予病其有瘳乎則是齋爲之藥石也作緩默齋  
記

## 二酉堂記

予伯兄舉於弘治辛酉科予子築於嘉靖乙酉科繼之因名溪南之堂曰二酉客有野泉子者詰之曰吾蘇顧氏進士三逢辰年以三辰名堂至今以爲盛事予之二酉類茲扁不自侈乎予曰予兄文行卓絕時輩知名當代吾子頑鈍無似然其質近朴可教名之俾效長者以求其大而不敢以一第自足也奚侈焉野泉子又曰國家鄉試三歲一舉以子午卯酉爲期子之孫若子未文其舉於鄉未必皆酉而子限以此名不太隘乎予曰予家以耕讀爲業至予兄始以文顯吾子繼之倖也安敢厚望即有之亦祖宗之德

致然非予所敢知也奚隘焉野泉子嘆曰善哉子之言謙而達也乃援筆爲余作二字別去因次第其說爲記

### 槐節堂記

吾祖槐庭先生少有異稟弱冠即如老成人里閭爭致爲塾師抗顏臯座者五十年門人遍遠近晚年以耆德與鄉飲以上壽膺冠服庭前有二槐日吟咏其下因自號槐庭吾父節庵公以誠直爲衆所推服侍御顧公一見即曰今之王彥方也輸粟賑邊將有祿仕念槐庭就衰竟不出約鄉老爲吳淞雅集晚以吾兄太常公貴贈承德郎禮部主事公自服食之細

以至出處應接皆有節制不肯少自侈因自號節庵  
嗚呼二公逝矣其遺德鳳不敢阿所好其詳見於許  
學諭王陽明顧未齋志表可考也鳳不能承先德而  
又不敢恣然忘之故於所居之堂合而名之曰槐節  
舉目激中若或見之而因以示後之子孫使知世德  
之畧孳孳爲善以求無忝爾祖可也是爲記

### 始祖先祖祀記

吾家自 先祖槐庭先生輯家禮俗宜至先禮部實  
舉而行之冠必介賓婚必親迎喪必去僧道祭必備  
儀物一切時俗不經之費剗削殆盡然祀止四世而  
始祖先祖之祭尚在缺典因與伯兄太常公議

以續於春秋二  
祭始祖先祖乃享餘合族  
人無少長咸集勸  
有容笑語有情事竣奉主藏於  
先祖先親行祠  
於冬至立春之制不能一一盡  
合然報本追遠之誠  
族同親之誼庶幾少盡焉因  
記其事以遺策集

### 遊西湖記

嘉靖甲午三月望後三日得曲林曹公書約遊西湖  
四月一日遣人候於許墅二日公與其弟柿庄抵蘇  
四日予約朱懋功往會夜飲予舟中五日懋功別去  
未刻至吳江祭吳瞻之墓訪靜之天益二同年飲于  
瞻之子邦模六日至嘉興飲于張秉文寓七日晉邦

夔迂飲于途至石門再飲于沈氏園夜至崇德八日  
至杭九日至昭慶寺訪夏懷軒謀遊湖之舉公首爲  
主酒旣半登大佛集慶二寺謁武穆孤山二祠晚眺  
望湖亭宿澄上人房十日雨秣庄主之放舟循六橋  
而南每一橋酒三四行歌如之歌止樂作連續如縷  
艤藕花居觀雷峯塔舟中見湖山隱見出沒不可名  
狀真所謂雨亦奇也旣醉入寺十一日雨公遊興不  
少減邀余輩飲張氏園譌咲竟日歌聲遶梁酒行無  
筭而予尤酩酊公雖素少飲然以樂甚不辭玉山亦  
就頽矣十三日偕澄上人早過保叔寺登天然圖畫  
樓與湖山對面儼若主賓風日和美蓋又一境界矣

旣而歷智果鳳林永壽諸刹徒倚移時碑志多不能  
讀乃由內六橋直至法相寺望南高峯矗矗如笋謂  
于少保祠至萬松書院登留月掬湖二臺及振衣亭  
東望錢塘江白如長練下山觀淨慈寺大殿皆以壺  
榼隨復登舟大酌懷軒主之十三日從下中二竺行  
山徑中長松夾道宛如人立鳥聲上下烟光遠近掩  
映左右應接不暇至上竺乃就席予主之飲畢遊北  
高飛來二峯及靈隱寺冷泉亭溢上人預具酒玉泉  
寺觀五色魚即席賦詩三章志別十四日將窮歷烟  
霞虎跑勝果月巖而柿庄歸興不可挽且公與予初  
約隱姓名爲野老遊不意爲人物色忽憲使同年路



公使使邀公相會公浩然登舟給其使反命即鼓柁而西焉歸途凡五日嘉興守司馬君偕邦彞邀飲于天寧寺方丈繼登傑閣四望無際明日靜之天益夢賓聚飲者同年凡五人至夜半不忍解舟公不遠百里訪余兄太常公於南村懋功復來會飲盡歡信宿兄子策余子築相與鬻酒餞於半途再拜而別蓋廿又一日也是爲記

### 遊虎山橋記

嘉靖甲午八月廿又八日予孫元儒應試以疾弗克終事兒子築率之讀書玄墓山予偕許夢文往慰之邂逅章箬溪小憇天開圖畫軒風日溫煦湖山明秀

特然崖然各自獻狀然皆舊觀也主僧海雲因言虎  
山橋之勝乃相與登輿歷山麓而西五里許至橋橋  
兩傍皆夾湖西枕虎山東尾玄墓舴艋梭擲其下湖  
中諸山環其陽其陰則陽山穹窿圍繞如障樓閣四  
起高樹蔽空烟光鳥跡倏忽聚散蓋真一幻景也諸  
君呼酒數酌復循山東麓三里觀七寶泉停蓄石池  
覆以亭明瑩甘冽攢掬分啜泉去僧居可十步破竹  
連接承其溜于巨甕窮日夜滴滴有聲僧旋汲烹茗  
諸君更飲亭上而余索枕高臥臥起復行三里抵寺  
夜宴軒中旣醉而宿予嘗讀柳子厚遊西山記及樂  
天東坡赤壁西湖之作搜奇覓隱取快一時非不樂

也然子厚東坡皆以貶謫借山水自遣余待罪言官  
賴天子優容得嘯傲湖山無憂讒畏譏之累樂天  
苦於無後每以鄧伯道自况予則有子孫侍遊而又  
皆以詩書爲自立之計較之三公其所遇不可謂不  
幸也因爲之記

順裕軒記

吾道若大路然由之者欣然若有得也若夫旁蹊小  
路榛刺四塞一舉足有傷仆之患世之人眩於理欲  
舍康莊而趨捷徑棄裕樂而覓焦憤其亦可怪也夫  
昔程子見寺壁書六字曰要不悶守本分嗟嘆久之  
解之曰守本分即順理之謂也要不悶即裕樂之謂

也其功甚易而其效甚速亦何憚而不爲哉予爲此懼作小軒以順裕名之歲年進德之助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請以斯言爲規

### 觀六像記

正德己巳秋八月予奉使 楚府主 東安王莖祭禮過杭謁嶽武穆祠得見公神像所謂紅錦袍甚麗然兩目橫直而無神識者以爲非壽相及抵九江於拙分司遇陶靖節裔孫呼爲陶賢官出公像翩然野服有超出塵外之趣傍夾以兩松一童子持墨木槿菊蓋狀其歸隱時景物也入三年於王真愚第見諸葛公像方識所謂綸巾者其形如輪或者以此得名

蓋其手持羽扇故意其系綸巾然亦未敢必也又五  
年於許半峯第見謝靈運及安石文山三像靈運甚  
臞露體獨立意在盛暑中其髯委地僅以布一方如  
巾掩其前安石葛巾山衣氣象瀟洒真如神仙中人  
若文山則面貌太露曰皙昂然而兩目絕類武穆其  
容有憤憤之態嗚呼六君子者或以文或以武或以  
節義皆振古之豪傑也然有幸不幸存焉不可以成  
敗論第古之以功名富貴智謀權術雄一世者不可  
縷數求如六公遺芳百世至筆其像起敬起慕於不  
能已者可多得耶予幸瞻德容喜而志此

安遇堂記

嘉靖戊戌冬十月兒子築以予樂於鄉居且從先室  
人治命構堂三楹於居室之東撐軒於陽宏敞可愛  
既落成請楣間之類予命之曰安遇堂而因紀其義  
傳曰行藏安於所遇予蓋自謂也予登進士甫三月  
適御史真缺厚我者曰謁當路某公可與選予應之  
曰有命焉既而不得御史爲行人且數年給事真缺  
厚我者曰謁當路某公可與選毋蹈前失予復應之  
曰有命焉既而不得給事爲御史又數年以資當得  
四品秩當路以予簡傲且好直言乃有嶺南之命  
予決意不欲行厚我者移書曰君第往待轉一階歸  
未晚也予咲曰吾不能受黜幽之辱遂連疏乞致仕

老於南瀆之上教子孫以詩書禮義今皆見頭角矣  
未幾 朝廷上 兩官 徽號 詔五品以上以禮  
致仕者特進一級而予得與焉是予之行藏皆安於  
所遇不敢有一毫干進顧望之心可以質天日也先  
儒有云進必待援引者有在尋之辱退必待斥逐者  
無見幾之明予可以無此矣作安遇堂記

### 秋蟾記

奚翁秋蟾以醫名于吳一日來視疾以秋蟾記屬予  
予問其取號之義則曰某生八月十五日適當中秋  
故曰秋蟾且聞姮娥奔月爲蟾兔善擣藥予業醫義  
頗相涉故亦曰秋蟾予曰由前之說其義淺由後之

說其理証翁明於醫術如月之明於夜月在四時燦  
發則天高氣清獨稱皓彩翁之明似之則斯號稱情  
矣况聞翁能起奇疾不暇縷數姑述其近事言之一  
婦病悶脹不食者半月日夕談鬼事或笑或哭茫無  
常態群醫曰祟也翁獨曰痰也數劑而愈一女瘡痼  
後甚虛腹痛如刺數日不受湯飲寒熱屢作人事不  
省群醫曰食積也翁獨曰傷也以傷治之痛即止執  
此以驗翁之於醫可謂明也已矣以是爲秋蟾之號  
之義不猶切於二說也乎若夫重義輕利多寡弗較  
藥每盈篋人有求輒與之不吝晚年以其術授諸子  
皆抵成立亦可以占翁之爲人矣是爲記



漸齋記

南雲龔君爲其子伯安求漸齋記已四閱歲矣因未獲其旨無以應也近質之秋汀周公公曰伯安嘗學易漸易卦也以漸進爲義伯安業醫於蘇延譽縉紳間自王李諸公之書尅意研討而尤惓惓於卅溪之說將循其故轍以希踪於軒岐因以漸名齋南雲欲得子一言以勗其進予曰公之言盡矣抑末也亦求其本焉耳夫君子之立身德與業而已矣伯安之所造者業也業而不本於德吾見其退焉耳烏能終其譽哉故易示居業而必先之以進德者有以也進德云者仁以主之義以行之學以成之仁存則好生之

心勃焉義行則貨利之私忽焉而又有問學以充之  
則德立而業成其由丹溪以進於軒岐蓋有餘地矣  
且丹谿遊於許文懿公之門得聞仁義道德之論而  
術業特緝餘耳伯安之進旣以漸姑於丹谿發軔焉  
可也是爲記

### 梅竹居記

予家臨溪溪之南爲園舊有小山爲堂二楹扁曰  
二酉堂之西南有二古槐爲 先祖槐庭公手植夾  
槐建一亭顏以鄙號亭之南隙地又疊一山爲屋二  
楹有梅數株其一妨艮隅乃闕屋角容之屋後有竹  
千竿因名曰梅竹居予晨興謁 祠堂畢讀書其中

中設一榻左右圖史琴一張香一爐倦則假息北牕  
下醒則啜茗茗與世故遠將藉此以終老夫草木  
之實者莫如梅虛莫如竹故古人謂梅爲花魁而以  
調燮之任畀之謂竹之高操勁節可比君子蓋物之  
至美者也予取二物以名吾之居豈直挹其香資其  
蔭如道如翊爲朝夕之適乎哉蓋將取梅之實以誠  
吾之善取竹之虛於人之善無弗容焉以爲晚年進  
德之助使不失爲君子斯已也若夫魁選之榮調燮  
之任吾弗能已矣當責之嗣是居者是爲記

影畫記

予讀書於梅竹居簷前張一幕每日出則樹影布

幕上宛然如畫然晨旭則東枝橫偃夕照則西榦倒  
仆若卓午則合東西枝榦交加互印踈密濃淡了無  
定跡或南颺徐來則影搖曳病葉時墜簪簪有聲若  
浮雲偶翳則倏然不見雲去復然方子仰而視臥而  
玩焉變態百出蓋一時奇觀也不假粉飾不勞佈置  
不待卷舒而有天然描寫之趣因名之曰影畫客有  
好奇者携酒賞之方即席適有二鳥飛鳴樹杪上下  
相逐因幕隔漫不見人而其影跳擲怪變有非丹青  
所能着力客異之呼酒大酌嗚呼讀韓子之畫記皆  
出於人力讀蘇子之寶繪樓記不免於取灾方子之  
畫幸而免焉其工拙不在人其得失不在我也喜而

爲之記

書

與魏莊渠書

執事生後於不肖而聞道先於不肖自少雋異不群  
爲科舉文字便得大家取顯名爲官便得古人執法  
之意爲人便得正心誠意之學較不肖之庸劣奚啻  
千里不肖近年讀程朱書如近思錄定性書讀書錄  
等凡可以存心養性之說必深究而力探之頗悟大  
旨欲刷舊習以圖自新第質凡志惰恐有銳始怠終  
之患必得有道之士而求正之庶可取法在家則祠  
部兄其在外則莫如執事未知肯與進否也不肖自

不官來兩使 藩國一芥不敢苟取兩自京回日奉  
老親歛迹鄉間未嘗一干有司茲居先親之喪杜門  
執杖以衰經終制勉輯家禮俗宜以示族人粗守禮  
法以求無負于父師若不肖者執事肯時賜教益以  
納諸君子之域否乎有善可勸有過可懲幸明以告  
我某再拜

上伯兄論義田書

昨領教欲置義田若干畝以周宗族甚盛舉也吾蘇  
自范文正公後寂無此舉今去文正五百年遠矣其  
間豪傑豈無文正之心哉或沮於貧乏有欲爲而不  
得者矣先親雖未及置田而其周給族人皆賴以舉

火今無望焉安知不有待於恩座乎恩座今之豪傑也進之可到文正力可爲也分亦可爲也遠慰祖宗之靈近成先親之德終垂子孫之法不數年使族之人溫飽欣笑恩座何憚而不爲乎且吾族人鮮少屈指不過四十人有奇大約田百畝畝租一石可周一歲之用較之文正族衆田多其事雖有小大其用心行義一也他日見祖宗先親於地下可無慚色矣孔子曰父沒觀其行程子曰今人率以官爵封褒爲孝而不知親沒能體其志以力行善義使人稱揚其親乃孝之實然則義田之舉非所謂行義以顯親而爲行之可觀者乎雖以某之不肖亦當割一二以共成

拜荅莊渠書

伏讀來教所以自處者甚遜而所以諭某者甚真執事造詣至此固非一日積累之驗然今之人知執事者鮮矣而其實知之厚惠存省二論可終身佩服然某之病多且久非執事素有操持者比也某最病放言言輒自悔然陡隨血氣而發已有駟不及舌之患矣二論中不及此病意執事謹默涵養已熟故畧而不書而不知某之苦於此也惟執事明以教我謹復

與周承德書

某自束髮時聞先親道執事之賢不迹於公庭不溺於私利創義田以厚宗黨卻浮費以化習俗畧貴要



以自重進取以自高蓋今之所謂豪傑也某以中  
人之資可善可惡易於牽引然細行雖不矜而心地  
行檢大者未壞自居京師有官守利害未嘗一跡權  
貴之門兩使藩國未嘗一芥苟取一事干有司茲  
居先親之喪粗守禮法以從執事之後惟執事收而  
教之俾某終爲君子以成先親之志不然則某雖有  
上進之心而助之者寡焉志雖勤而氣不充言雖大  
而實不踐將不勝其悔矣惟高明去取之幸甚

荅黃伯固論均田書

承來翰論均田事周悉縝密真可爲法未久但敝地  
與貴省不同貴省田少而稅輕敝地田多而賦重其

則號數目紛然不齊比之貴省奚啻什百故敝地均田之舉艱行不得已均糧庶乎可也而議者又以高下肥瘠爲梗夫天下無無弊之法顧求其利勝於弊則亦已矣糧一均則書筭不能低昂其手一利也交易不至售輕存重二利也雖愚夫愚婦以田計稅屈指可辨而富豪狡猾之徒不得而損益焉三利也享此三利則高下肥瘠雖不能無小累而亦不至於大害也 僕所以謂敝地之田糧必以均爲得計豈可與貴省例論哉至來諭所謂均徭優免士夫家以糧不以田之說僕亦未敢以爲然貴省稅輕故免糧二十石計田四百畝敝地稅重免二十石纔勾五十畝

之數耳其相去之遠如此故曰優免可以田不可以  
稅似與執事之論不合惟高明平其心徐而思之以  
終教

復李給事書

辱教言謂僕有可用之才 新命不可久虛欲迫上  
道以副 君相之望甚盛心也第僕有心事不敢不  
罄於知己傳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僕言官也  
近者論列時事取忤當道不能見幾濡滯觀望以冀  
倖免而尋得外補夫道中故例御史三年可得僉事  
五七年可得副使下此亦不失叅議知府再久則京  
堂矣僕爲御史十年每以循默爲恥不顧忌諱曉曉

多言譬如善吠之犬見憎於盜而主人未有不恤之者乃招而置之郊野之地其烹於鼎不難矣此僕所以飄然遠遁而不敢反顧者此也且兼以近年多病耳鳴足軟漸成痼疾雖欲勉強一出不可得矣執事乃謂僕樂閒曠而廢時事故僕不得不罄所私倘不遐棄他日過蘇當索我於山水之間耳

與王太守書

古之君子之仕也盡其在我者而已若夫位之崇卑人之好憎朝廷之用舍聲聞之彰晦事功之成敗有不在我者不在我則付之命可也執事操守似冰蘖風裁動山嶽官守言責皆可爲法紀綱方布民心

望治如渴而遽有此變然公道在人不過移之他郡而已他日高遷大拜宛然固在但吾蘇之民雲霓失望而福星反爲他郡所奪此某所以歎惜痛恨而不能安枕者也咄咄無聊之中專人奉候行色伏祈鑒念不宣

與嘉定李尹書

嘗聞古之人以見義不爲無勇以施恩於不報爲好仁執事仁人也仁者必有勇故敢以義干同年沈侍御文燦歿數年矣而其柩尚爾暴露門戶不掩祭享無主風雪見凌蠅鼠相吊其實痛之且萬金之產侵奪已盡族人坐視一子孱孤漫無所倚不揣欲伏

成力就其先墓而妥其遺骸  
使得瞑目泉壤其願少  
助共成義舉則執事之仁  
不但死者嚮恩而吳下  
士夫當勒之金石以揚休  
光惟高明圖之

荅顧東橋書

恭承教札足仞高情蠢劣無  
能虛度歲月顧辱君子  
獎借之過祇增媿悔耳伏誦  
七記其忠孝仁達萃於  
一門而文學政事不與焉足  
爲吾蘇增重健羨羨  
專人奉謝惟倍保攝以膺  
寵召不宣

與會友書

吊古會久廢僕懼變悔幾欲  
辭謝承諸公勉留且不  
得會長之命未敢輕退自西  
巖碧崖相繼仙逝寂無

一倡率之者其責在我輩前者會約冊子蒙委僕專  
守已燬于火茲草草記憶一二呈上刪潤且求諸君  
各書所見共成義舉欲製一軸上書應吊 先賢履  
歷中作一圖下書會友姓氏及吊古詩章至會飲則  
張之吊古則二人朋舉生辰及他燕則獨舉然必如  
未齋舊約餽飮儉朴禮數真率情必相體樂戒太康  
和而不流譁而不虐至於矯亭西巖所訂有善相勸  
有失相規有患相惜有急相周有義舉則相成有枉  
屈則相直今皆付之空言吁可慨哉今諸君皆有志  
向上惟彼此鼓舞以成佳會使後之脩崑志者收爲  
盛事無不可也若但嬉笑聲妓流連光景闕然而集

倏然而散如昔人聚蠅之譏非僕之所望也亦終必  
辭而已矣唯諸君裁之

改亭存稿卷之三



改亭存稿卷之四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驤上服父重較輯

雜著

老子韜光章謂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又曰惟無私故能成其私此皆老子自狀而以之誣  
聖人可乎聖人惟無私故曰聖苟先有先其身存其  
身之心而必後之外之以覬覦焉此正所謂私也而  
謂聖人爲之乎

天道章云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  
以奉有餘夫百姓至不足也而有司徃徃剥其財以  
奉君甚者權臣法吏尅下自肥其反天之道而爲之

者歟

莊子凡立一論必以孔顏問荅爲名欲天下後世信其說而行之也其曰回益矣忘仁義矣忘禮樂矣坐忘矣嗚乎顏子三月不違仁斯須不去禮樂使仁義禮樂而忘之何以爲顏子不過因坐忘一語而輒生說以証其玄達無爲之道而不知其言之弊也惜哉

莊子以伯夷死名盜跖死利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哉嗟乎善惡天下之大閑也君子小人不可相易若於夷跖不論是非而槩以其死爲傷殘則夫三仁之死皆盜跖之不

若而率天下爲無父無君之歸皆自莊子始也其曰  
小人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則又似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其言自相悖戾如此

列子記楊朱與孟氏論名曰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  
名者必讓讓斯賤讀之使人有感世道之屢降焉古  
之人鄉舉里選故士脩之於家旣廉且讓雖曰爲名  
而實爲君子後世以科目易選舉先文學而後德行  
故廉讓之風無聞焉及其仕也通賄以肥家攘奪以  
榮身求如古之好名之弊且不可得况望其爲君子  
乎故曰古之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今之君子慕富  
貴而厭貧賤

荀子謂性爲惡謂聖人禮義之教爲僞深闢孟子性善之說然其言曰直木不待槩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槩括蒸矯而後直者其性不直也然則性直即性善也如上智之人不教而善者也其曲而待槩括者中才以下之人旣失其初性必待教而後善者也其言與初論背馳而不自知也

楊子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此真媚奔之言而或者乃曰遜以避禍貶在其中此楊子之玄妙也噫何姑息至是耶楊子知莽篡逆而甘心事之又爲諛辭以悅莽心其不及龔勝輩遠矣

韓子南海神廟碑云南海神號祝融東海曰勾芒北海曰顓頊西海曰蓐收其說本太公書及考養生樸書又云東海神名阿明西海名巨乘北海名禺強惟南海仍名祝融夫海嶽天下之巨也意其必有神而遽以名加之亦誣甚矣且一海而有二名又不經之甚矣然則泰山之神其亦有名否耶

柳子天爵論謂仁義忠信不足以盡天爵而以明與志爲天爵吾未敢以爲然也蓋人爵有等曰公卿大夫士天爵亦有等曰仁義禮智信人爵受於人雖趙孟能賤之天爵受於天非人所能貴賤獨得謂之良貴若曰明與志則本乎人之氣質學問而言非所以

受於自然之理也烏得謂之爵

柳子守道論云未有守道而失官守官而失道者其言有疵道可以身言不可以官言若柳下惠直道事人至於三黜守道而失官者也馮道以循默歷事五季守官而失道者也其必曰未有守道而失身守身而失道者則可矣不可以官言也且子厚之失官以爲守道乎以爲失道乎必有說矣

曲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夫面折廷諍人臣之職也若曰不顯諫何以開君之惑不聽則逃何以盡事君之忠而龍逢之死比干之不去皆非矣

有神降于莘惠王問內史過過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其說陋矣國之興亡係乎君德之隆替民心之向背若一聽於神則奸邪棄正亡無日矣是內史之言啓之也且鬼神無乎不在而善惡之念不能欺於暗室何待親降其國鑒觀厥德而後行賞罰哉

鄭伯突惡祭仲之專使仲壻雍糾殺之糾妻問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女遂告仲仲殺糾而逐突突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予讀之有感焉婦人見短而偏丈夫必自主之可也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詩曰齊

子歸止其從如水爲戒深矣夫突逐其兄而已亦不免祭仲專政而不臣糾不密而殺身妻不仁而殺夫母謂人盡可夫而失節皆無足取者焉書之以爲戒耳

申生之死恭則恭矣謂之智則未也獻公受驪姬之譖欲殺申生其跡已著士蕩勸以爲泰伯之舉上可以安親下可以全身旣不聽及稷棄之戰狐突使之去以遠害又不聽乃曰去而釋罪章父之惡而不知雉經新城之廟則父惡愈章矣使重耳亦效其所爲其能成晉霸乎嗚呼申生可謂不幸也已矣

晉文公爲公子出亡及復國泰伯以懷羸侍焉懷羸



者子圉之妻子圉實文公之姪質於秦而逃歸秦伯惡之而納其妻於文公文公之受秦伯之納皆非禮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趙簡子嘆雀化蛤雉化蜃鼃鼉魚鱉莫不能化而人獨不能寶瓌曰中行范氏之子孫化爲疋大予因是有感焉今之登科顯仕者人謂之變化而不知自貴而賤由富而貧善者變而爲惡惡者改而爲善多不可數則人之化也不猶甚於物乎

虞公受晉璧乘之賂假道伐虢宮之奇諫而不聽卒以亡國甚矣貨之足以惑人也荀息曰虞公貪而好寶蓋自取也其後長孫無忌受唐高宗金繒以立武

后趙晉受金以通夷國王旦受珠以成天書皆欲心致之也

世之論詩者必曰李杜至謂不敢軒輊然以予評之自唐人來未有與杜相疋者也歐陽公自謂吾詩廬山高惟杜甫能之而不及李白則其中自有分量至東坡論歐公又曰詩賦似李白而不敢言杜則其高下又可見矣

東坡喜雨亭記謂古人有喜則以名物故叔孫勝敵以名其子然亦有名子而非志喜者晉穆公生太子以條之役名之曰仇次子生以干畝之戰名之曰成師夫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義也而師爲危事

以怨以危待其子故師復知晉之將亂而仇師皆罹禍

朱陸之學人多辨之者象山師弟深詆晦翁卻不是且如呂伯恭鷺湖之集象山和其兄子壽詩一聯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卻云元晦不覺失色則言之過矣晦翁自道問學始先知而後行象山則直下尊德性各自以門入道不必強而同之他日鄭仲禮問爲學晦翁荅曰莫若存養實踐若但曉解文字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有所益則其學豈止於致知而亦可以支離目之哉

周子曰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予有一

善有二不善心地坦直不喜作奸一善也性躁而不能容言多而不能檢二不善也今之後生不見有學吾之善者其中所存深不可測而亦無有以正言直論勸吾之不善者故吾之過日益焉雖然人之性寬容而言簡默者吾亦不能學而於其所存之不純亦不能勸則吾之待人猶人之待我也吾何尤焉

### 讀三史正統辨

元人脩宋遼金三史成而不及正統之說脩史者有深意焉欲付公論於後世也楊維禎乃作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除偏安僭竊夷虜爲閏位自漢得天下大一統而晉承之晉之後隋承之隋之後唐承之

唐之後宋承之遼金以夷不得承統則元獨非夷乎  
若以元混一天下可以承統則漢唐之時皆有竊據  
而承宋之統者惟我朝爲正維禎在當時不得不  
歸之元恐未爲定論也且以道統明正統尤爲附會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後千有餘年而有宋  
諸儒承之自朱子之後寥寥無聞許文正輕身仕夷  
欲以明道不免枉尋直尺之譏而可以接萬世之道  
統乎且自古人倫大綱至元皆廢亂無餘而謂道統  
在是可乎不可乎若曰道統與正統相符則漢唐之  
統不爲不正而承道統者誰乎吾所以不取其說  
周公誅管蔡不如舜之處象范祖禹之論當矣終於

天倫上有累蓋二叔挾武康以叛王不應命周公以東征之後時太公召公皆在王左右以異姓大臣奉天討而誅之而周公不與焉可也

傳稱秦穆公不嗜利齊桓公不受私予獨不以爲然晉公子重耳夷吾出奔穆公使公子繫吊私重耳曰喪不可久時不可失重耳曰父死之謂何敢有他志稽顙而起起而不私繫吊夷吾吾私於繫曰君輔我入列城五黃金四十鎰白珩六雙穆公曰重耳仁然終貪夷吾之利立夷吾釀晉國之禍可謂不嗜利乎王子叔帶召戎入寇王討帶帶奔齊桓公使管仲與戎平夫帶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蓋以受

帶之奔私之耳可謂不受私乎且桓公身不能容  
紂而爲王容叔帶其不忠亦甚矣

五伯獨稱桓文而桓又獨得稱爲正李氏嘗舉桓不  
肯爲不敢爲不忍爲者而文公皆爲之此正譎之所  
以分也若夫會于蕭魚晉悼公謀于魏絳至誠感人  
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能使鄭人不復背晉故程  
子以誠字許之亦當時一英主也特不能杜大夫用  
事之漸及謗吳王主盟之非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  
此其短也不然過於桓文遠矣

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納粟始於秦然秦爵九級猶  
至名無實任後世遂授之以官於是富人皆有民社

之寄所費者一所償者十猶不足以厭其心是又秦之不若矣

六國之師伐秦至函谷皆敗走嗚呼用師貴有名且貴識時初秦滅周致使赧王頓首獻地此天下之逆也而無一人興師致討至此諸國獻地質子惟恐或後甚有欲爲帝秦之舉者秦勢日張諸國日削乃興無名之師其敗也宜哉

與蘇蒙恬均一死也而恬愈於扶蘇遠矣初使者至賜二人死恬疑其詐智也及二世欲殺恬恬時握兵二十萬其勢足以叛而終不肯辱先人之教飲藥而死忠也然蘇蒙有此行見能不自經則與恬可以成繼



亂反正之功而天下不止於二世而亡惜其不足以  
及此也

公孫弘小人之尤者也每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  
擇不肯面折廷爭正與汲長孺相反此武帝所以親  
弘而疎黯及與公卿約至上前皆倍衆詰之乃曰知  
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其言甚不可  
曉而上以爲然何哉

霍光處危疑之地而能引用張安世杜延年以自副  
可謂善處盛滿故終其身不及禍然安世湯之子延  
年周之子皆能反其父所爲而光之子反不逮焉以  
取族滅之慘惜哉

趙廣漢治京兆既以私怨殺榮高亭下丞相御史按  
驗當自陳其事或伏罪請死榮不見原之理乃挾丞  
相夫人殺侍婢至令人召夫人跪庭下及事下廷尉  
又不實則剛狠之過取死之過也不及尹翁歸多矣  
帝王之興其施爲氣象自與人殊然非德不足以服  
天下若光武以十萬衆破莽兵四十二萬如其勇馮  
異監五縣以有母在襁而復遣如其仁更始殺劉續  
不與吊客私語不伐昆陽戰功飲食言笑如平生使  
更始慙而不疑如其智此三達德者光武之所以取

漢明帝遣使之天竺求佛法至十月日食既詔群臣  
極言無諱當時明帝之失豈有大於迎佛者而曾無  
一人言之及帝詔示百官亦指繯脩細過自責而未  
嘗及迎佛之害豈當時諸大臣皆楚王英之流果以  
佛法爲可奉耶抑佛之亂乎中國亦有定數不可尼  
耶

漢明帝詔司隸刺史歲上長吏治狀尤異者一人與  
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然必視事三歲以上者  
方舉刺後世舉刺所屬賢否始此然當時限於三歲  
今則未及一年而輒加旌効當時三歲舉一人今則  
一歲舉數人且好惡徇情或甲舉而乙刺自相背馳

何以服人心哉

人皆快周瑜赤壁之勝而不知爲將不但貴勇尤貴有識當操橫江而下以水軍八十萬與吳較獵張昭倡迎降之計而瑜乃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此言真爲有識識定於中氣充於外宜其臨大敵而不畏也然非孫權排衆議而信任之則功亦未必可成此有君有臣之所以難也

晉元委任王導待以腹心高官重任與敦賊並見隆重敦賊跋扈帝以譙王丞爲湘州刺史用爲外援不聞導有所救正及殺周伯仁自謂得計敦之罪逆導無所逃當以趙盾處之可也而論者以導爲賢欲導

其責難矣哉

崔浩自比子房而謂稽古過之子房始終爲韓及見漢高誅殺大臣乃假赤松之遊以全生智也浩事元魏崇尚道教爲築壇塲以希輕舉及後自取誅戮與子房正相反而自比子房又謂過之亦謬矣

天理之在人心雖父子亦不能隱祐淵附道成以背宋淵死其世子責耻其父失節不肯襲爵以讓其弟綦當時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王粲死不作褚淵生又淵入朝以扇障日劉祥曰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沈文季曰淵自謂忠臣不知何面目見宋明帝嗚呼公論在人生死無所逃矣其嚴乎

人君之處強臣惟謀與斷而已若不斷而謀泄未有不遭其毒者魏主子攸受制於爾朱榮元天穆子攸謀誅二人而城陽王徽等畏而未敢非子攸獨斷手刃二賊則子攸之命在榮掌握亦危矣哉後爾朱兆輩雖以復仇弑帝而爾朱氏之族盡爲高歡所滅亦足以快人心矣

張柬之廢賊后武氏先儒謂之不學信哉其誅二張而不能正武后之罪及薛季昶劉幽求皆勸誅三思乃曰吾不誅諸武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夫中宗脩嘗艱苦綏韋后專虐淫亂而不敢出一語顯其爲人豈有誅諸武之勇斷乎而坐失事機自取

責亦宜矣

唐伐宗以路嗣恭獻琉璃盤徑九寸爲至寶及破元載家得嗣恭所遺盤徑尺代宗欲罪之李泌乃曰嗣恭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試知而用之亦爲陛下盡力矣吁嗣恭以珍寶賂權臣其罪當誅爲元載用則盡力使載欲反亦爲之盡力乎且載雖用之而其官爵俸資皆朝廷之賜也而獨於載盡心焉其不忠亦甚矣泌之言旣不順而代宗乃以嗣恭爲兵部尚書胥失之矣

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慈而子孝人情之常惟父不慈而子不孝此大舜之所以爲聖也晉出帝以兵

權付杜威李守貞而不委劉知遠未爲大惡知遠遂  
嚙之出帝被契丹所侮稱臣稱孫知遠握重兵據重  
地命之出征則不進命之入朝則不至遷延顧望以  
待敵至然後乘危而取之稱帝晉陽及出帝被擒去  
且數日方將兵至壽陽以迎帝爲名吁亦誣甚矣坐  
視君父之難不惟不救且攘奪之謂之曰非篡難矣  
而胡氏乃謂不當以幸禍責知遠誤哉

朱子以趙普收藩鎮兵權以爲有仁者之功謂之功  
可也仁則吾不知也太祖傳光義乃出於太后之私  
見非天下之公也而趙普力贊之至太宗殺德昭普  
遂遣金匱之約乃曰太祖旣誤陛下豈容非誤於是



廷美得罪普又上言廷美怨望安置房州普時已有  
殺廷美之心矣蓋普是時爲盧多遜所擯不得志者  
有年急於進用寧負太祖而不敢忤太宗矣仁者固  
如此乎

宋有夷狄之患自太宗時其勢已盛不能祛除所以  
到末世遂有猾夏之禍曹彬岐溝之敗所係非小初  
帝亦料耶律休哥善戰故指授方畧使潘美先取雲  
朔彬等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必悉  
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此料敵之妙筭而彬部下  
諸將以美累捷促戰正中貪利之病遂至大敗自是  
虜勢日張金狄之難已兆於此其後虜欲議婚納幣

特爲虛聲以動中國幸富公以正言折之而呂夷簡  
晏殊乃竟許納字遂貽無窮之害

論者嘗怪宋神宗專任王安石而不知其志向先同  
所以人不得而間安石以理財爲天下第一事而神  
宗初即位即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大臣  
共宜留意是君相之志皆專於理財故安石一言而  
合牢不可破然其屢辭卑官以立虛名其用意亦深  
矣當時惟吳奎獨知而帝不信惜哉

宋制審官院主文選樞密院主武選王安石欲沮文  
彥博乃分審官院爲東西兼主文武選以奪樞密之  
權此安石遺之大者與章惇蔡卞何異說者乃以安

石氣節文學每貫其罪止以性偏執拘爲言甚要君  
專權賊害賢良引用群小剝奪民利亦可以性偏追  
其責乎

幹離不犯京師欽宗被拘此臣子痛心疾首救焚拯  
溺之時而康王擁兵八萬自真定退居東平其視君  
父之難若不相涉呂好問反以書遺之令其遠避是  
君臣皆有自全之計而不知宗廟社稷爲何物况宗  
澤大敗金人于衛州所至克捷康王若以大軍乘之  
勢所必勝而汪伯彥力沮之坐視國難棄君父以自  
竊獨何心哉

陸靜庵傳

陸靜庵者長洲甫里人也諱山字子仁號靜庵少警敏不凡補邑庠生弘治戊午領鄉薦以易魁多士然制於命累試春官輒奇正德甲戌謁選得禮部司務時予以行人與君朝暮見一日君宿予寓得乃祖月樓翁訃哭仆地予服其孝及承重歸悉以祖產讓其弟弟卒撫其孤竊周悉偻至服闋改都察院司務予以御史按畿內觸暑病劇上疏乞歸武宗南征逆濠京師戒嚴而予又值首幸之地當道難於請廢閣久之君慨然受保勘之責往來謀畫罔計利害旣而得俞旨許南歸予之生君之力也嘉靖壬午君奏詔歷數郡王事勞止而瘵火作矣遂至不起於

惜哉予與君同年相視真猶兄弟嘗語予曰士立身不可無忠信觀其所以處予者可謂不負所言矣論曰忠信德之本也孔子曰主忠信時之人以士夫自名而以市道交者比比諾於口而違於行輕於許而難於踐其視靜庵何如也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靜庵無是焉

### 回陽子傳

回陽子姓呂氏名洪字文大蘇之長洲人也個儻好義先禮部嘗愛重之若南濠都公輩皆與友善涉獵書史談古人事津津如目見聽者竟日忘倦然人以貴富加之則艱然去不與交一語家素饒裕回陽子

鄙賈易挾千金學道方外得其術自謂可致末年而  
橐已罄矣草廬三間匝以脩竹一亭如笠日坐臥其  
中客有高其爲人每携酒至回陽子輒爲一醉醉則  
抱琵琶彈數曲曲終竟鼾睡不顧客客亦不較一切  
趨媚媵媵之態非惟不欲亦所不能而於世味翛然  
無所嗜蓋古之所謂散人也今年壽七十強鑠如少  
壯伯兄矯翁及時川姜公二憲使以詩爲壽而退予  
爲之傳

論曰莊子逍遙篇所謂大鵬尺鷃各適其適不相企  
慕則累可以去累去則憂忘憂忘則心安而末年回  
陽子不以貧富貴賤介其中真所謂累去忘憂者其

壽或在此乎若曰黃白吐納之法可以致壽則非予  
之所知也

愚翁頌

吾昆有愚翁者恒以愚自况每遇物輒自爲愚故謂  
其所居里爲愚里其所居北倚玉峯爲愚峯峯之西  
有溪爲愚溪至日用細碎之物皆然不能縷數因自  
號曰真愚蓋得愚之趣盡愚之變與愚相忘焉者翁  
豈真愚乎哉翁自少健敏精銳好讀粹善得厥祖庶  
憲公家學自謂科第可立致然制於命累進輒奇乃  
挾策遊上都將宏其所觀而大其所得未幾隱隱有  
名高官達人與馬填巷都尉樊公延爲塾賓日以文

行動諸名公間越三年有要職應補僉謂翁相宜一  
開口千諸交遊即可得翁笑曰天也奚庸人乎哉竟  
以例授秀水學諭再遷定海人以爲愚教二邑視諸  
生如子弟約束嚴密不拘程課之細必教以古人之  
所爲學者有弗率焉則以身先之所知方欲薦翁可  
大用而翁囂然棄官歸人益以爲愚日約高人達士  
賦詩酌酒或登或泳欣笑閒適畧不見其有不足之  
色或遇少年逞智飾詐以術鼓世者則蹙頰擗手曰  
吾弗能之美性度汪裕不指人之疵人有犯者容弗  
較年未衰即營壽藏愚峯之上雅爲生誌蓋達人也  
君子謂其蘄於取名果於求志明自全其愚真不



可及矣翁名某字某以字行今年壽八十鄉進士王  
昭緯諸君從翁所好圖愚峯之景壽翁謂予於翁厚  
且知翁深虛上方爲愚翁頌頌曰

有美愚翁歛采藏鋒渾渾大璞孰測其中有美愚峯  
愚翁所尚何以壽翁宛圖其狀翁承家學顯用指期  
乃制於命鑒試數奇束書南征絳帳威星採英擷葩  
文譽四起豈無奸爵難求者天式順帝則白首青氈  
爰用古道群髦是肆人皆曰近成我初志我志旣成  
我身則輕歸來愚峯庶幾平生愚峯何有有松有栢  
將以壽翁翁壽滿百豈曰滿百幸維三千綠翁維峯  
相對萬年

陸誠庵頌

正德癸酉九月甲申同年陸君山塋其誠庵府君於  
先塋不忍其德泯於無聞乃述其懿行雅識走書示  
鳳曰先君性質勤敏言動謹飭罔有愆度佐吾祖月  
樓翁恢產業辛苦淬礪業成不肯少自怠自奉搏約  
而祀享豐潔事吾祖盡孝敬小出入必以身代杖成  
化間人有乘吾祖遠出以非義橫索者先君笑而與  
之後吾祖弗平欲伸于官先君以溫言大義釋吾祖  
怒其人卒以稔惡取敗其識量過人類如此嘗自嘆  
曰吾祖宗世累善至吾不改爲惡吾子孫當有興者  
及山領鄉

勝者人益崇信之其他隱德潛善不敢自衒願乞一言爲存歿榮鳳亦得侍君杖屨知君平生其可稱者不止此爲之頌曰南里陸姓魯望聿傳有美孫子誠庵象賢旣方旣勤月樓是輔擴產恢資不有其富爰知所重祀事克脩載推乃心敬事月樓月樓風征慕肆橫逆欣受弗較報怨以直乃謂積善我後必興有子寔符發解魁經承滿以謙守福以順優游全歸宗黨馳聞予忝世契頌揚高風垂千百年允曰惟公

貞庵壽頌

貞庵周公嘗爲御史忤道瑾落職家居起爲大理丞進都憲改少司馬尋遷大司寇而冢器繼登要津橋

梓聲華輝映南北茲捧 誥追贈祖考蔭及子姓  
國恩家慶吾崑百年來所未見也公今年壽躋七袞  
鄉士夫爭爲歌詩祝之而鳳僭爲之頌云有偉周公  
邦家之望持斧抗言扶良觸妄直道齟齬取忤逆璫  
乃罹廢黜歛鑄輶光 聖人御天闡幽伸枉進公崇  
階釋此羅網爰自廷尉超軼中丞兵侍刑書簡用老  
成懋著忠勤食報惟厚旣褒厥先仍祿其後卓哉橋  
梓光照兩都令聞完福百年所無公壽方殷錢鑒惟  
耦婁江玉山流峙共久鳳也作頌豈曰媚公願言脩  
德垂裕無窮

半間說

客有號半閒者過方子問曰人可以閒乎方子曰可以閒可以無閒天運於上乾乾不息地承天施生植孔時山峙而不崩川流而不竭鳥獸草木魚鱉昆蟲動植飛游各勤其性周公有無逸之戒孟子有勤動之說陶子有惜陰之嘆人可以閒乎然天氣斂於寒地氣翕於冬山靜而不搖水汙而不行鳥獸魚鱉昆蟲草木摧潛蟄伏孔子曰時止而止周子曰動極而靜老子曰知止不殆人可以無閒乎客曰予性嗜閒而迫於多故方將就閒以自適質之於子子持二說使人將安從乎方子曰願聞半閒之說客曰自一日言之雞鳴而起冠櫛應接餽遺慶吊紛然弗寧日且

矣則闔門謝客宴樂高臥自一歲言之春夏計生產  
脩屋廬治田器督耕西疇之上男讀女織各有定業  
至秋冬則食其入焉自一生言之少嘗從事公府日  
繁日勞髣髴種種今五十有奇一切謝去約高年有  
德者爲會清歌滿引投壺敲碁以身付醫以家事付  
子孫將以是終吾之身然不敢自謂終於閒以取飽  
食終日之譏故曰半閒方子曰善哉客之處其躬也  
人罔不知閒之爲樂而終奔走以自勞者名與利誘  
之也故曰慕人之貴至愛如親舍而事之慕人之富  
至樂如家棄而從之故好仕者自少垂老筋力弗堪  
偃偻庭瘠喘息咳唾取笑僕卒不至老死不已也可

以爲閒乎好貨者挾千金馳萬里道棄妻子骨肉如途之人乘危冒險不至塋魚腹入虎口不已也可以爲閒乎客能取貴於逸求富於適不以外物自擾而求所謂閒者以自安其不亦高矣乎予所持二說客皆得之矣然又有說焉心閒矣必持之以敬不持則放而不收身閒矣必節之以禮不節則怠而易荒此吾儒之道所以檢制於其閒者子其念之客喜曰願安承教

### 洗竹鮮

方子暇日命童子以水洗竹客有過而疑之者曰洗竹之義何居方子曰是非可與俗人語也子試言之

以諗我我將擇焉客曰吾聞古之騷人結杜賦詩詩  
成輒擇巨竹之踈節刻而志之使過竹林者得以朗  
吟與竹聲相受若擊金石吾知夫子之富於篇什夫  
子之洗之將以平時所藏珍句托此以不朽乎方子  
曰詩末技也吾何爲瑣瑣於此忍加災於此君哉惟  
吾子申言之客曰吾聞晉七賢以放達自許嘗摯迹  
竹林中視塵俗若將浼焉後世好事者若王猷蔣詡  
之徒仰其高踪或形之歌詠或寫之丹青夫子之洗  
之或者有意於此將引高人逸士逍遙其間以自快  
乎方子曰七賢曠達少檢非所願學也

端客曰吾聞上古之世藝典樂截竹

其



以和神人故後世若桓伊筠卿之流徃徃托此以肆  
志悠揚一聲崖傾谷應以發其幽鬱高暢之懷夫子  
竹之洗也其將取之以興樂乎方子曰聲律之好非  
吾素心也吾子請大之客曰吾聞鳳愛竹棲饑則食  
其實飽則和鳴其聲可以合六律其出可以徵至治  
夫子竹之洗也其將引祥物以鳴 國家之盛乎方  
子曰鳳爲聖王來儀然其事杳茫吾不敢必也願畢  
教於吾子客曰然則非不肖所知也願明以告我方  
子曰竹之爲物外直而中虛其節也勁其聲也清其  
體真其用廣其於人也爲剛果爲虛受爲清風爲高  
節君子之有守者也故予每對竹思德與之類不類

輒生汗顏嘗視之爲益友然每見雨過則積漬點染  
蛛絲虫壘從而繫之宛若君子爲俗所污非洗刷無  
以自克乃命二三童子洗而滌之琅玕玉立隨風偃  
仰若俯謝之狀天下之大快也吾子乃歷舉細碎以  
相益非惟不知予且不知竹矣客起再拜曰今乃知  
夫子之勤於自治也作洗竹解

### 范氏二子字說

內姪范王馨生二子俱長伯曰選仲曰遇選旣冠而  
有室矣問字於予予曰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  
不仁者遠字選以舜舉尙父老而遇文王載以後車  
鷹揚虎踞以基王業字遇以文舉王馨謝且辭曰舜

之舉臯文之舉尚此四聖人上古希有之事二豎子  
編氓中人也烏敢當請少降其說予曰不然父兄之  
於子弟當責以聖賢之事使之企而及焉可也孟子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吾子何望之淺而限之近耶矧  
今聖人在上化行治隆熙然舜文之世二子皆以  
秀穎親師取友學孔孟之道其立志已不凡矣他日  
膺妙選適竒遇應時而起大展厥蘊以希踪古聖賢  
之事業亦二子分內事也如其不然以道自養爲一  
鄉一國之善士可乎不可乎王曆辨揖而謝曰願於  
後說是圖其弟王可大予言因拉親友數輩買軸書  
之懸於家塾以勗二子

周氏二子字說

庠友張君子中過予曰周器之二子長曰性次曰情皆從吾遊業舉子性冠且室尚未字願乞一言予應之曰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而情則性之發也性有不存則失所以爲人之道而無以自立故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宜字性以可存若夫情則難檢而易隨必約之於義理之中使所發無不中節則善矣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止之云者約之謂也宜字情以可約子中曰存與約有以異乎予應之曰性內也有本之道焉不存則舍而亡矣情外也有用之道焉不約則放而流矣性愈存則情之約者自純情愈約則

性之有者益固此二者似異而實同者也二子交脩之功其可以偏廢乎矧器之爲吳中詩禮之族若太守除庵公倡之於前水部子樞先生擴之於後其家教固井然可依不必遠法乎古之閭人而伐柯之則近在族黨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他日亢宗振家光乎前而裕乎後吾於二子重有望焉子中曰善比厚器之者買軸書問荅之辭爲二子朝夕規

金校字才甫說

予甥金仲山長子名校旣冠而有室矣其質甚美而未之學也予弟時臯請予命以字予曰學校所以育才然民間之俊秀有不得遊學校而其質美者苟盡

脩爲之功皆可以自立若校之質近之矣宜字以才  
甯時輩曰請問脩爲之方予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儉勤以幹家恭慎以和俗所謹者三尺之法而不敢  
犯上所尊者三物之教而不敢越禮此則校之所當  
自盡亦可謂不負其質之美而才於一鄉者矣奚必  
伊吾曷舍而後謂之才乎苟或恃其質而肆其志悖  
言疵行悻然自是而不知禮義典法爲何事則雖曰  
遊橋門謂之不才可也校乎其知所勗哉時輩曰命  
之矣具軸以請書而歸之

姚大賓字子興說

內姪范王可謁予曰表兄沈聞善贅壻姚大賓冠而

有室且有子矣往年我公字以子興而未有說子興之字無乃取賓興之義乎予曰然王可曰大賓乃祖以貴雄於淞南至其父累於後家告廢大賓每一念及輒痛忿力穡務本以求自立蓋以農圃終其生若責之以賓興不幾於越分乎予曰不然興也者已廢而復作之謂也大則興於國小則興於鄉正大賓今日事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善念厥祖之盛必思所以復其業痛乃考之衰必思所以振其微而又有聞善以策勵之則其興於一鄉也必矣奚必觀光作賓而後謂之興哉王可曰我公之言因人成就者也請書之以勗吾輩

陳鵬字南卿說

予讀書梅竹居沈錫聞善率其倩氏陳生來謁脩然長身言動謹重蓋佳子弟也問其名曰鵬問其字曰未也聞善曰願得公一言以策其進予曰吾聞大鵬南徙滄溟一息萬里南之義爲進故易曰南征車曰指南皆進之義也宜字以南卿聞善曰進之方柰何予曰自鵬今日而言孝以事親敬以悌長厚以睦族和以處衆德以漸而積譽以漸而播自一鄉之善士以求至於一國天下亦南卿分內事也雖然進有二弊其始也躡等終焉自畫志遠大者忘數飛之功足尋之者無振羽之勇則非予之所望也傳曰其進銳



者其退速南卿其圖南哉是爲說

跋先親手筆後

先禮部自少受學於先祖槐庭公比長從名師業舉  
予已見茅孽而以他途奪志故於不肖兄弟做秀才  
則期以科目有官守則責以竭忠其意蓋有在也其  
手筆不止此有五七言詩數篇及遺訓數條皆典實  
可法別爲一卷以遺策築使知我 上世有令人伯  
兄太常公實擴而大之若不肖則不能立身行道以  
顯揚世德媿悔多矣於乎莫爲於後雖盛弗傳子孫  
其念之哉

讀鸚鵡賦偶書

予讀鸚鵡賦其文采可尚然衡明於處物而昧於處  
已何哉其辭曰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然其  
危言悍性得罪於操之表不可之祖又不可遂至隕  
命悲乎哉雖然祖太子射方會宴無以娛客乃令衡  
作賦而其中皆悲憤怨離之言若曰言語階亂不密  
致危托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豈其死真有數  
此其爲之兆耶

跋旣翁卷後

右李君旣翁卷見諸公題跋稱君兄弟友恭終身怡  
怡無間言其義盡矣惜未有推其原者君兄弟各娶  
賢種君方有爲善心而贊助之聲且至故君兄弟之

善樂於成而無所沮抑內相之功居多焉故詩稱兄弟既翕而必先之以妻子好合者有以夫世之悍妬成性者雖偉大夫亦爲所牽制而不得終同氣之好者有之矣吁李君宜幸其所遇云

跋葉文簡公墨蹟

予讀文簡公墨蹟客有以詩字兩奇美之者噫末也觀其以言忤似道而忘人之勢以詩送道夫而忘己之勢其人品固高人一等矣及讀大理公所論朱清事不以窮通得喪二其心其所存與公畧相似咸可書也若夫出處大間則先民有史筆在故畧之

題家規輯畧後

某嘗聞先禮部道叔彰趙丈之賢深慨習俗沉溺左  
道思所以變易之先禮部因出先祖所著家禮俗宜  
示之而趙丈因取曹月川家規輯畧銳意梓行用相  
表裏其子鄉進士原道旣托祠部兄序之矣復俾某  
附書其後某奔走南北於槐庭公俗宜尚塵笥篋不  
能無媿色於原道也

書江行櫟志後

右江行櫟志爲沈華甫氏舟中涉筆也華甫之學得  
於家傳此特其細者耳已巳秋予奉使之楚接華甫  
泪其兄懷甫論文酌酒相得甚歡武昌抵金陵道予  
嘗往還第凡陋無文弗克紀述媿於茲志多矣且華

甫爲吾蘇長洲之甫里人予母族出自甫里甫里志  
尚缺焉未脩予茲有望於華甫俾甫里金陵武昌並  
傳焉可也

書敏慎齋稿後

予嘗誦先祖槐庭公詠梅詩寄吊介庵鄭進士云次  
敏慎戚先生韻後得先生元倡於襍集中清婉可法  
先禮部建溪南書屋先生亦嘗賦詩蓋先祖授徒殆  
五十年與先生文字交而予又辱交先生之子思訥  
乃知予家於戚氏有世契集中止見書屋稿而介庵  
之作無存焉豈爲校閱者刪去耶

跋家禮俗宜

先祖槐庭公讀書好禮動率循古嘗怪俗禮淫豔可厭抵家禮會通儀節諸書摘其典易刊其蕪縵去取塗抹將爲成書以示族屬至先禮部實舉而行之然書未告成每用耿耿不肖圖畢先志居喪來檢閱舊稿董爲類次本先王之法而參以時王之制刪繁就簡通古適今名曰家禮俗宜用梓以行雖未盡合古制而尊正斥邪去奢崇儉之道庶幾爲窮鄉委巷之一助焉未必盡出綿蕞之下若夫通都大邑世族巨家自當旁覽全書考求脩禮以爲天下創焉固無取于此也

跋水經詩續後

昔過虎丘偶遇仰雲上人因假寓山房爲往來遊宿  
之地以詩爲券蓋十年于茲矣及余解官歸再訪上  
人出水經詩續卷爲諸名公詠三泉之作然其間亦  
有紀遊寫勝出於偶筆者雖於三泉意若未屬而  
大抵爲茲山重也第拙惡如予詩亦槩收混錄則爲  
三泉之累多矣

題東坡真字帖

此東坡元豐七年十月六日宜興舟中作此帖寄文  
與可凡絕句三十首匏翁平生學蘇得於此卷者爲  
多予得之半塘寺僧方璉

書天方池集後

大叅張公有池名天方其廣不踰十畝而聞于海內  
名公鉅儒咸有著作萃而成卷蓋高其人而及其池  
也厥嗣秋官大夫石川子緝而刻之以傳有親親之  
義焉且不敢虛諸公頌揚之雅有尊賢之義焉予讀  
杜工部諸大家詩每以習池爲勝習池猶夫池也以  
工部之什得垂永久其主人未必如天方公之高其  
後人未必如石川子之賢而諸公之作未必盡出工  
部之下則茲池與習池同傳於永久無疑矣

改亭存稿卷之四